



嚴文靖公集卷之三

序

奉贈大公祖侍御梅墩邵公按吳還朝序

命臺使代天子巡部中職雖主在文法刺擊讞鞫而地方水旱軍儲資給又皆得以封事白上而便宜罷行之昔在嘉靖中侍御有觀所周公者嘗持節按吳矣吳時適大潦民被饑且溺者骸枕籍河壩織如也余先宮保恤之亟遣人告余使上其事而先是上疾有司奏災率面謾例却且罪之矣余

官雖備之史負竟不暇為譴却計疏之賴日月之
明得賜采擇而觀所公疏亦會踵入於是上益不
疑而詔蠲東南租數百萬父老垂白者皆相顧錯
愕以謂亘古異數既北嚮額手

聖君而退則啣周公德共語曰是文襄復生也蓋
天順中撫臣司空周文襄公忱嘗奏減吳租額亦
數百萬而觀所公姓偶同故云涕觀所公日迄今
按院邵梅墩公又若干歲矣吳愈凋而災又荐至
曩夏五月至秋七月不雨吳田高者萊而大風雨

隄作震蕩民舍即所稔汙田藁結亦偃拔實狼籍
眇收乃司計者則下令詰有司某年至某年逋不
入稽饒邊當罪公籌之曰大司農誠欲貸民第數
數為國計筭無所出抑不知民災故至此亟草疏
為民請須臾停其言雖適不庸而民有竊收其稿
者讀之詞最酸楚不知有諱之觸者則又相語曰
是觀所再使也蓋公與周公皆姚人而其按吳皆
為民疏災故云疏之幾月公使浹一年當代去吳
屬邑搢紳太常少卿陳君刺史盛君葛君及學諭

季君輩乃擬借公代期一年如周公又擬公遂即
吳徙學臺如周公而皆不果則每過余語而相與
愴悞余曰嗟君等何必公日輅駐吳哉公上近臣
也今往納上節有如吳幸上詢以吳事公豈得不
為民覩縷言之即見大司農懇懇出數十言亦即
吳福也且凡按臣第高者例徙入佐卿寺無幾何
遂移撫臺以為常公非按臣之矯矯者乎公為人
端篤淵懿惇大直亮其操三尺肅諸寮貞百度固
惟正是執屹不可奪而尤欲為百姓根本計慮惓

惓焉惜財省徭刊弊剔蠹定經久之制以愈增邦
家之基計謨宏遠矣今往籍令一日大臣為吳擇
撫臣而肩保釐之重寧有處公上者乎公行必即
撫吳如觀所公矣公等其需之矧公起家翰林學
該材鉅遂由是躡斗台握樞筦以弼茲一人亦可
計稔而致則吳中甘棠繫思公等而其所沾被尤
有遍且洽焉者矣於是相顧色喜咸為之洒釋而
公之北馳也則屬余發攄其指以贈季君往教姚
嘗物色公衿珮中聞公之來語人曰邵公必顧我

俄而公至果停珂其里門叙函丈之誼良劇乃別
蓋公所至風裁灼灼赫赫輿論躋之而厚以宅衷
故舊不遺又如此嗟乎此亦可以觀公矣

奉送邑尹仰松張侯榮徵北上序

今之用人者其賢乎哉即如吾邑張侯之賢而見
謂異等以徵可知已侯為吾邑砥礪清白凡所自
奉悉從簡儉而世俗所嗜好一不緇於其心民所
輸納於公故事沿有羨餘公用資之習以為常侯
一切掣擯寧節縮諸費至闕於典禮而一不以恩

於其民此其大節固廩廩也而侯又敏才善於幹
辦吾邑苦瘁苦潦民不聊生侯一意拊循務在生
養休息不事苛細農播告及輒屏去騶從獨躬乘
葉舟勸課於阡陌之間相於陂塘以濟以隄惟民
所便與舉惟亟而不自覺其過勤兩暘雖未恒若
而一有其乖即籲天以請不敢後時誠意所孚天
亦相之自侯來而百穀歲登上下相安熙熙如也
邑編戶雖夥而沃瘠纖鉅皆瞭然在侯臚臆中其
所定徭役輕重大小品隲曲當衆各心服無後言

者民故健訟侯懇諭利害開使息爭即鈞金束矢
之入亦施之不責獄不淹繫至空無入久之而民
以大和暇則率士子講肄邑先賢子游之文學士
風為之端所趨尚而民益因以向化侯之政不既
卓有成哉侯先君子侍御松溪公余之同年友也
明習法令所至有聲而侯為其子忠厚正直得於
家傳固已有自侯初承侍御業嘗掌賦於其里中
巾篋携書且讀且督賦入不虧而學則增進以其
故閭閻疾苦遍歷洞曉蓋自為士而即諳吏治侯

茲有治理效殆非偶然也余曩在內閣縮銓部之
章會侯舉進士觀政於

朝吾邑令適缺余廉知侯賢遂以借重今銓部亦
遂徵侯殆與余相為終始者而余幸不繆知人亦
與有榮光者也侯且行邑士大夫欲留之不能相
與送之而屬余贈之以言孔子稱子文不云乎蘓
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謂其不肯獨為君子而
且加志於其舊所官也侯入都新邑侯方除若邑
之故與侯之所以為之者心法之精政績之良悉

以語之即絕盛難繼而畫一可守清淨寧壹即如
侯在邑時也則侯雖去而遺愛永存邑民永有賴
矣邑於蘇州賦號最劇侯惻之數以為言意欲圖
寬之願而國家仰給於東南者最急而強半發之
塞下塞下無戎馬乃可議緩且蠲耳侯今赴徵必
拜臺諫臺諫可條上安攘之策何以能使虜不南
窺邊鄙不聳田得屯牧復其故緒而不復以蜚輓
所出重貽困於是邦

聖君賢相閔仁元元將侯朝有所陳而暮見施行
寬恤之恩不啻吾邑被之而已也吾茲有望於侯
矣侯異日愈當路隨所事任咸以為邑之心推之
則天下戴誦咸如吾邑今此之人任重道遠善作
善成吾又於侯有大願焉於是邑士大夫皆以為
然遂書以期侯且以慰士大夫薦戀於侯之意

會送邑尹龍津張侯榮徵北上序

張侯先為江西之贛縣而以才調吾常熟兩地之
士民咸戴之兩地之撫按監司咸推轂之政成而
大有聲會臺諫負缺

聖天子命擇茂異以充而張侯於是被 召焉
國制選臺諫內則取於中翰行人博士外則取於
府推縣令而曩余備位銓部謂政必由踐更而始
諳也府推縣令躬理民事賢於內之優游以養望
者而天下政務無一不出於縣縣令統六職無一
不究於心其所踐更視府推較親切臺諫以言為
責而言之者正欲其行之也夫以其所嘗踐更者
而以為言必將度其可行而言者無所不當其有
關於 宗社蒼生者甚大予是以每選臺諫多於

府推縣令中取之而取縣令尤多於府推重踐更
也重踐更者重諳政也姚江之張本積德世家學
有淵源侯之兄已未進士龍峯君先任都諫有碩
望侯以青年登第資性英敏而根之以誠直持之
以端重潔以勵志儉以持身公以宅心明以照物
嚴以馭吏寬以臨民蓋良牧之超等也即試諸一
邑且無所不可為矣而况為令者再乎臺諫之拜
其孰有能先侯者乎異日者立於 文陛進履皂
囊賢孰宜用邪孰宜去利孰宜興弊孰宜革灼見

於中無所殺眩風裁獨持而諤諤正言言之而即可行行之而即有益於宗社蒼生俾海內傳誦曰聖世侍從果得人也吾固於侯預卜之矣邑士夫以侯赴召將行欲扳留之而不可得各依依焉有借寇之意予謂侯在邑則惠澤止於邑中侯在朝則天下皆蒙其惠澤而邑中亦未始不波及矧侯德政卓然多可為世所楷範者芳軌所貽以開來指踵而循之則侯雖去而惠澤固永存也第宿

宿信信自不能不繫情於仁父母爾於是相率餞送于郊而屬余綴其語以贈之

送袁一松序

攝吾邑篆有惠愛於民者吾耳目所睹記蓋有二公焉其一金壇丞某地某號鄧公其一今郡屬江右一松袁公是也二公來為郡邑吏皆坐調鄧調自諫垣袁調自御史臺鄧之善政父老能言之袁則余得述其槩焉邑中賦稱重極頃歲水旱相仍民所藉以生者愈益微甚舊逋新徵莫之能給自

非散之四方蓋鮮有不轉之溝壑者素公拊循其
間無所不用其情苟可寬民一分則汲汲圖之不
間夙夜邑俗雅健訟又強有力者往往憑勢凌轢
羸弱公不欲使小民不得其所也見啣冤來籲者
輒為感額不平亟以理論解之其黠以梗者乃大
鋤之久之而莫敢恣且欺焉公所律已潔如冰玉
固不待論至其待士以禮而重徇其私御吏人默
弭其舞文而不事夫摘發有所承於上官未嘗苟
隨出入自奉泊如給役者若不知有官府要皆非

人所易及也夫今之攝篆而能不苟焉者吾見亦
罕矣其好實者謂夫前者之可射而後者之莫能
瞽也於是乎有探攬之計生此固不足置之齒頰
其厭事之徒於前人事謂無與於已也而漫不加
省即已事亦謂有後人之承之也一切飾辨文之
具而因循以待歲月其號為才者則又欲亟自表
見於前後之間也功利之是急而意氣之有加課
其績非不赫然可觀而覈其滓之及於民者則索
然無幾也嗚呼 朝廷所以設官為民之意良豈

然哉且夫仁者之心天地萬物皆視為一體苟不
得位斯其仁鬱焉而無所於寄一為天子所命則
斯世斯民皆吾所當仁者一日臨於民上則一日
當盡心於民何獨以其非吾所素治者而忽之哉
厲民以自便乎公固仁者蓋與聞乎天地萬物一
體之義者也夫天地萬物且欲視如一體則郡民
吾赤子也邑民吾赤子也吾分所可仁斯仁之而
已安問其素為我所治與否也斯公之所以能有
惠愛於吾邑民也夫公攝篆且爾况任之專乎况

久於其位乎吾願夫有位而專且久者皆有惠愛
於民如公而不獨致望於攝篆者而已也今吾邑
者冀北蒼野王公王公吾父母之良者入覲且還
公當還郡於是士大夫餞於郊而屬余叙以贈之
嗚呼此豈出吾士大夫之私媚也哉

奉贈邑尹中台留侯擢刑部主政序

邑博士李君馬君周君率其高第弟子繆生元吉
輩若而人儼然而造余曰公邑長中台留侯頃遷
尚書刑部主政矣慕芳等師儒欲以文賀敢有謁

於公余曰賀侯何以乎曰賀侯遷曰侯遷也賀之
乎曰然曰賀不必以遷也曰何以也曰以遷也於
是李君輩灑然易容曰既不以遷賀侯矣而又曰
以遷也何居乎曰不賀侯遷而賀侯之因遷而能
處也有說乎曰有夫吾常熟之為邑巖邑也為之
難也尚矣侯以明經甲科承厥先忠宣公世懿之
傳來令於茲時齡纔逮壯耳則已老成持重而嫻
習吏事跡其所臨應牒者搯管而答之如風霆焉
訟者片辭而剖之如神明焉戴星燃炬勵精虔事

無怠朝無怠夕而旁午綜之如吳鉤之新發于硯
隨遇輒解而遊有餘地焉夫是其侯細者也邑之
患莫患於水溢歲用大侵民不聊生侯視之若已
痾瘵然亟白於上官而請蠲請賑以拯之溝瘠道
殫較之他境為獨鮮焉邑之利莫利於水溉白茆
諸巨川是也而工浩費繁䟽罔底績侯奉上官檄
為殫智勞力以濬導之遂踵周禮荒政後菜色之
毗而甦活之因以就佚道使民之緒焉諸所興利
諸所除患未易毛舉而各有攸當也夫是其猶侯

細者也自侯下車再考滿績歷六年所矣鑑可蒙
泉可濁而侯志之精明如一日者不可溷也金可
鑠石可泐而侯操之修潔如一日者不可緇也然
則侯之為邑也卓卓矣頌聲四馳矣薦剡數騰矣
銓司以名上之政府列第三人矣始邸報至侯閱
之不色喜也自若也既而報遺侯之名也侯亦不
色驚也自若也居久之而報侯遷今職也侯亦不
色喜於果遷亦不色驚於遷之不酬勛也自若也
矧任限已迫行李已戒家人以先發而登塗而上

官以逋賦未竣固借侯督趣之侯辭之弗從去之
弗能民困莫措淹數月侯亦不色愠也不弛也
不激也自若也此其度之汪汪將天下情態何所
不可涵茹其器之恢恢將天下事功何所不可樹
立而侯之優於肩重而到遠也此不可以預卜之
哉然則遷未足以賀侯而侯之能處遷也斯有足
賀也已李君輩曰善乎公之賀侯也固也侯範我
禮我庇我植我我德之矣而侯之樂育乎諸生尤
亶亶也課於旬試於季耳提面命於朔望其所陶

鑄莫不譽髦及若貧也而恤之寃也而雪之役若
賦也而免之均之蓋諸生之德侯也尤深不知今
將何以報之敢圖於公余曰古語有之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侯豈有望報之心哉而諸生之報之也
則宜夫子游邑先賢也子游亦令武城矣所得之
人如一澹臺滅明而至於今艷之侯今為子游所
產之邑而嘗有所揭于寅賓之館其言曰得人期
多於言子也侯所屬望諸生之心何其厚也諸生
誠能端於蹈履而不苟徑趨重於持檢而不驚室

謁如澹臺其人焉處則究學道之功出則施愛人
之政而且濟濟郁郁不啻一澹臺也斯則不負侯
所屬望而所報侯者不在茲哉李君輩曰善乎公
之為諸生圖報侯也侯今行矣請遂以公言贈之
異日者侯大亨于天衢而其所造士亦振翮而相
與翱翔則侯得人之效以彰而公之言尚亦有徵
哉

大封君柳亭李老先生七袞壽序

余嘗讀四牡詩感周公之聖善體人情而竊為當

時臣子深有槩焉夫人臣既委身於君欲監王事而奉簡書以驅馳分也但以事君之故而不遑將其親則內顧之情實人子所不免者若夫菽水斑斕承顏致娛於子道得矣然立身揚名之義親或有厚望焉而莫之愜道泰時亨明良會逢隆偉其德業而士獨塊然泥蟠恐亦無以錫親之光也故事君事親之道古昔盖亦有難兼者焉度緩急之勢審內外之分乘時宜之便固存乎其人而幸於所遭者誠僅僅獲見是以叱馭者徇國不待版輿

之侍絕裾者違親有忝捧檄之榮天常天性期於自慊焉爾已李侯山東之產也以甲科剖符尹於吾蘓之長洲自山東抵吾蘇雖千里而遙然由漕河以濟於江淮舟楫之利可坐而達也乃得携其親柳亭翁以奉養於公署李侯出而蒞官則跣步鳴琴之案入而侍彩則咫尺繞膝之歡無昔人之所難兼而事君事親而俱遂焉李侯其幸於所遭者耶於是李翁年七袞邑之士夫咸修子姓之誼引觴稱慶者相屬李侯辭之莫釋也假令李侯奉

親於家雖竭修髓致腴洗率子弟羅拜堂下孰若
此祿養之寵及搢紳百姓之共致其情假令李翁
獨家居固亦自喜在李侯睽睽瞻雲能恣乎即李
翁亦烏能無念若子也由是觀之李侯誠孝翁福
誠備矣夫孝不易盡天人合而孝全福非倖徼感
召純而福集余未嘗見李翁也則嘗見李侯矣李
翁之教李侯予不可得而知也則嘗知李侯之政
矣李侯明敏練達剴割無滯廉慎公平表裏如一
蘊為天下繁郡而長洲乃蘇之劇邑田下而民瘠

胥黠而俗澆治之實難自侯之來剔蠹飭弛惠良
補廢邑之吏民始焉竦以戰既焉帖以服又既焉
則恬以安又既焉則孚以誦夫長洲之難治治之
若此推之天下當益易易尹所任繁瑣且任之裕
如進而臺諫又進而省座其所展錯又當何如自
非義方之訓夙佩稔聞仁義根於衷猷畧嫻於素
能有是哉余觀於李侯之政知李翁之有教因李
侯而知李翁非怕人李侯之克孝天實祐之而李
翁之福固其所自求者哉李侯昨者報政當即有

內擢

天子憫念元元方 詔久任是以需之然卓激柄
用亦伊邇矣李侯仕日崇祿日膺翁年益高慶益
薦膺累封耀榮名福正未艾李侯之自慙於忠孝
盖方進進也詩曰豈弟君子邦家之基豈弟君子
德音不已李侯有馬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耆樂
只君子保艾爾後李翁有馬余盖歌南山之什而
釋然於四牡之章太常亞卿文峯王君余舊契且
姻也歷宦居鄉兢兢謹厚以能無隊先正文恪公

之緒李侯雅重之因與相懽茲欲從諸大夫之後
以致祝於李翁聞余言而謂為非佞遂持以為李
翁百千歲壽

奉賀大司寇景山錢翁八袞序

天子既嘉止遂恭上

兩宮徽彌而 恩覃域中有 詔云云 會大司寇

吾吳景翁閱歲八十郡刺史某公及其寮某公欽
奉

上命惟誠惟慎迺於首歲元春備物如詔聯綴詣

翁第宣

上德意旅實頒賜翁子進士君其掖翁拜嘉遙望
虎豹之關祝

天子萬年而登受之禮也已遂大張慶筵置酒高
會而吳中搢紳章縫輻湊全集見謂殊榮競艷歎
之乃歌曰獻歲兮發春氣轉兮鴻鈞華席兮肆陳
燕喜兮方新維嶽兮降神應運兮生申壽曜現兮
炳南辰凝瑞彩兮映吉人寵絡繹兮駢臻竣緝熙
兮彌純難老永錫兮壽無垠為春為秋兮等大椿

又歌曰 恩澤渥兮沛自天渙大號兮播 王言
念羞者兮尊高年 命有司兮展敬虔稱兕觥兮
其觥致珍膳兮相鮮恍執鸞兮袒割儼咫尺兮天
顏國叟兮皤皤拜舞兮蹁躑世熙兮時泰 主聖
兮臣賢軼治古兮美不專膺異數子筭益延嚴訥
聞之曰盛哉煌煌乎斯誠寰宇之上禎邦家之曠
典也詩所謂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
膺之翁之謂矣而要之有本焉夫慶不虛鍾惟人
所召翁自通籍綰符遂繇銓署荐躡台斗率持兢

兢之心而闡翼翼之猷靖其在位僂俛匪懈是故其所拊循其所藻鏡其所陶鑄其所欽恤其所戢遏功德所被惟宏惟深蓋天實孚之而有弗祐之者哉且也據理而動順則而應貨利弗以紫其胸聲色弗以殺其真機械籠絡弗以滑其和蓋翁之善攝生也固不待於解組懸車之後而生有弗永者哉而况乎進士君之克孝也先意而承竭力以事蓋翁安其養而恬且愉者久矣詩禮是學義方是敦行將應

帝制亨天衢纘翁未究之緒而益恢張之翁既愜其式穀之心而有弗衍其至薦之慶者哉於是訥亦從而歌曰惟穹昊之降祥兮每鑒善而不忒黃流鬱其苾芬兮注玉瓚其有瑟相君子之繫行兮隨踐更以善職凜四知之是畏兮曾弗隊於三惑允為上而為下兮協上下以昭格兼懿德以並隆兮宜 聖朝之禮食又歌曰至人應人間世兮每挹朴而含淳翁默契此鴻術兮和天倪於天君日綜理乎案牘兮如縹緗之是親大隱隱於金門兮

若圭華之與鄰乘宦遊以采真兮詎狗物以役神
在朝欽其抑抑兮在鄉暱其恂恂善提身以定命
兮適保命而康身又歌曰翁有令子克紹芳兮左
右就養亶無方兮循陔采蘭誠是將兮侑以斑舞
悅高堂兮

天子休命謹對揚兮科甲羅英速騰驤兮庭訓攸
顯有 褒章兮煥爛紫泥耀龍光兮奕葉濟美祚
無疆兮余伯子治者進士君所與同袍而號莫逆
者也余蓋命治代往賀翁而治悉以余語語進士

君進士君廼亟搦舟謁予稱曰日家君之屆八袞
期也

帝命寵施郡牧致儀其遭孔竒聞先生聲之而榮
輝陸離我攄感私敢不拜稽既拜則又稱曰先生
矢音颯颯惟音家君聆音亦既訢只願遂書之彰
厥盛美敢敬以請先生其毋諉夫翁雅與余善予
固願有所致而翩翩公子惟親是為又何忍負其
意乎則為之詮次以畀俾侈

上賜俾懌翁志俾介眉壽於百千禩而俾昌俾熾

云

嚴文靖公集卷之三

嚴文靖公集卷之四

記

工部營繕司題名記

尚書工部其屬有四營繕司其最先也自國家
 建署以來為是司郎中負外郎主事者無慮若干
 人矣而未有題名余同年友郎中曾君于拱圖舉
 之會擢憲副以去未果郎中蕭君禹臣初為遂寧
 縣以材徵補是司主事歷員外郎居無何其長尚
 書若佐約菴歐陽公輩材之言於天官卿遷為郎

中甫蒞事即稽諸往牒得成化三年以來郎中盛
綸而下若干人員外郎朱銳而下若干人主事項
文泰而下若干人撫其姓字歷官而鏡諸石以成
曾君之志蓋百數十年來闕然未有之典一旦有
之即君材可知也工部古司空掌經營興造之衆
務凡城池之修濬宗廟宮殿廡宇梁道之繕葺工
匠程式咸綜理之而是司尤其專職凡任土貢物
儲積供侍胥以隸焉故於其間能展采錯事省試
以道使百工効藝建 國家之業而誕章煥起則

可以能稱矣而又能砥礪廉隅懷冰壺之潔即委
之以貨財而出納之際疇然一不以自緇也斯不
亦廩廩君子之操無媿乎孔子所稱見利不虧其
義者歟於以載名斯石也何忝焉雖然不啻是也
故事 國家將有工役則 命中官會計所費而
人情慮不克繼所計或多浮焉乃郎署則從而司
平其間 國家經制不可闕且當 中興之時潤
色丕緒多所建置費且不貲然而秋毫皆仰給編
毗頃歲侵四方比不登縣官大空道瑾相望即甲

令所恒徵盖宇内無處無所逋也工役一興輒出
少府禁藏以贍之而猶尚不給於是乃召商為輸
所費焉而倉猝未能以酬其直盖須次者至累經
歲且其究也每有不盡酬焉者矣而商於是告困
迄於今為甚於是普逋之使又不得不結轍於道
而編氓將益剝敝不甦夫若此者豈非有道仁人
之所深惻焉者乎夫不得已之役不容已也而浮
費乃可縮也盖在周禮以九職任萬民固有所謂
百工飭化八材者而即次之以九式均節財用有

所謂土事之式焉謂當節以制度無或使過侈焉
以傷公家之財而因以為民害也職是司者上體
聖天子兢兢焉慎乃儉德節用愛人至意而下以
念夫編氓與商之病而思亟以寬之而他有所弗狗
焉有志於利濟者不當若是乎誠持是心不諉於
不可為而遂已也即伯禹即益即垂不得擅其隆
於古昔而名載斯石不徒不泯且有榮光矣斯固
蕭君所以顯名之意見器於其長而有孚於同時
諸公者乎為記以發之

勅賜惠濟祠碑記

淮壩有惠濟祠相傳正德間道士袁洞明方圖所以受神靈者而會有鉅木浮淮而來若為神之所錫祠之建蓋於是乎始

皇帝既嗣位

章聖皇太后遣賜金幣而道士繆道鑑等遂以拓建鐘鼓諸樓乃嘉靖丁酉而住持道士張真海等又因募建鎮淮之閣

皇帝賜金額烏川嶽之長其秩比古諸侯蓋

家既以列祀典矣而茲復有祠則何居金匱稱武王伐紂川嶽之神衝大雪而來衛武王命太公望各勞讞之乃去蓋自古帝王昭受天命為百神所主而百神樂於效職莫不皆然故周頌有之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正此之謂也淮固一大都會淮之為流控泗滙河以入於海其勢特駛國家歲漕江東南粟及天下所貢輸咸繇此而達於京師郊廟之祭於是焉供大官之養於是焉給六軍之需於是焉賴匪頒好用之資於是焉取而

運艘萬里舳舻相接一有驚風怒濤之險將漂沒之是虞而其何能濟乃今安流數百年人藉利涉免於不測謂非神所默衛殆不可也其有功於國家也固甚大矣而祠可已歟且皇帝閔仁元元即匹夫匹婦病涉亦必以軫慮而亟為之所如梁於滹沱可知已淮沔不但運艘所涉仕且商者亦繇航焉而涉一弗利誠

皇帝所矜也

皇帝以元元為心而賴庥於神繫

皇帝之仁

章聖皇太后

皇帝聖母也金幣之賜

聖母亦為元元以賴神庥而於神乎屬情矣而

皇帝從而成之繫

皇帝之孝

皇帝之仁之孝具於是祠見之而豈祀之不經者倫歟訥先以奉使後以省覲兩道於淮而真海等再以祠記為請堅不可辭也謹為論著云爾

覽輝樓記

雲間九峯其一類鳳皇因名焉今貴陽學憲中江莫君構別業其麓又建樓以對乎茲山取楚辭所稱於鳳皇者而顏之曰覽輝初君為儀曹郎於朝每與余遇輒談其勝君既拜新命且往南服計得取便過家復登茲樓思一發其所以顏之之意乃屬記於余昔有訛茲山者其詞曰長向鳳皇臺上望不知何日鳳皇來此豈望鳳皇哉望其人也夫鳳之所以稱嘉瑞者不徒以其長羽族而已也五

文六象七德九苞蓋君子以比德焉君內介外和義高行完而又以其所嗽潤於六執者發為文章燦如春葩絢綵奪目此誠所謂邦之彥也使二南風人有所詠於君也必將曰于嗟乎鳳皇矣而昔人所望謂得君而始慰之也非歟且君之所遭吾竊為深慶焉接輿譏孔子曰鳳兮鳳子何德之衰楊子雲稱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乃以自况也而陳黯則謂為誣鳳而詰之吾嘗以為譏鳳者誠狂而詰鳳之誣者殆未為過何者聖人以天下為

心必欲以道濟之孔子嘗曰如有用我吾其為東周乎蓋其志也行可一仕相事一攝即事功烝烝如世家所稱矣然季桓子一不却齊饋遂不脫冕而去乃若轍環諸國亦皆未嘗有所終三年淹故自謂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而孟子亦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孔子也接輿自潔其身冥冥鴻鵠焉耳夫豈知鳳德者而乃敢譏之耶寐莫自甘遊心太玄如子雲者固亦聖人之徒然未必如聖人之汲汲於濟世也即有之亦當視時行藏其間

而不可以道而徇乎人時至偽新亦既劇如秦矣縱不能去美新之作亦不可以已乎謂在亂若鳳豈然哉無惑乎陳氏之詰之也孔楊信有辯矣而天下之無邦則皆值之此豈君子之幸者哉聖天子應運中興制作之盛同符於唐虞三代君乘清時翩翩儀曹為

聖天子典司禮樂若夷夔然今又奉

聖天子命視學南服若契承辭命敬敷五教以親百姓詩稱葦葦萋萋嚙嚙喙喙此之謂也且南服

之士被菁莪之化而譽髦焉者久矣俊造之選頃
歲為之增額嘗聞鳳皇所集鷓鴣之屬不期而至
君行矣引其翩翩而翱翔者悉羅而登之阿閣之
巢使夫藹藹吉士維

聖天子所使以媚於上下則卷阿之音以鳴成周
之盛召公又不得擅其芳於前矣然則君所覽輝
獨山樓也與哉為廣其說寓書其楣間

南陽二王先生祠記

君子成德立行樹駿垂鴻裒然名天下者即其身

沒而採諸輿議則國有史書之紀酌諸祀典則鄉
有祠廟之崇誠立身之遠圖不朽之盛美也余向
為史官登著作之庭得以披覽當時賢士大夫之
籍而考論其世於斯每致意焉故嘗竊謂國史與
祠宇相表裏何者史以紀行實垂將來祠以樹表
儀章既往茲皆揚先哲訓後人而厲風化者也顧
史書所載騰諸金匱緘諸石室其事嚴閔世罕得
而覩焉惟夫祠宇穆清飛甍綺疏歸然具瞻斯不
惟乘軒擁騎之夫過而徘徊景仰羨慕即使芸牧

之豎乍履斯地未有不竦意驚眙而振乎歆起于中也嗟夫非卓犖不羣之士烏足當此哉南陽古帝王之鄉遠帶嵩洛其山川蜿蜒原野曼衍古多豪雋士以余耳目所睹記則文莊王長公文惠王次公此兩公者皆人傑云長公名鴻儒次公名鴻漸鄉試皆舉第一相次由進士起家長公仕至留都大司徒厯事三朝孝宗夙以大用噐之正德間公起南部少司徒時中官劉榔恣睢擾倉場姦利不法公疏力奏之詔守備官不得與曹事著為令

無何召入貳銓曹值武廟南巡禮官議請建儲居守而嬖倖寧彬皆謀樹所厚暱藩以市權羣臣亦陰有主之者競持議不一公以故語大學士梁公儲上鼎盛春秋儲官未宜輕議萬一有他故即吾曹伏鎮不難矣顧柰何以國家大計狗道傍營營語耶議竟寢餘具名臣錄中次公義讓長者親沒籍苦塊而寢外者三年其性行大率類文莊公所為人守廬州蝗不入境民為立生祠後徙治蘓蘇故有上守諸歲例錢皆竣却之覲京師會郡倅解

情為撫按所中傷當黜公廉倅枉迺抗聲言曰假
令守狗私請先黜守次黜倅毋令清朝誤舉錯為
也聞者皆危其言直公不為動竟直倅士論韙之
繼長蜀憲時蜀藩魑而嚙有司莫敢誰何公屢引
正法彈折之有一令不阿藩藩怒欲屈法陷以罪
公力為白得釋仍偵其所陰嗾者數人繩遣之其
風裁廩然若此昔二陸擅文苑而吏道未光兩馮
聲宦業而詞林弗振若二公者文學政事雁行而
起同聲海內而醇實之德孝友之行廉靖之守見

諸縉紳所傳誦者尤足以起懦習而振頽風即南
陽故多豪雋才如二公者豈易得耶二公繼捐館
部使者已採鄉評列祀鄉賢祠其士大夫猶謂不
特祀不足以愜輿望樹風教嘉靖戊午太守戈公
藩叅郝公至諸生吳桐等上議請建祠咸忻然從
之迺以其議上諸若撫若按若學憲若藩臬諸公
皆曰可於是即郡城社學之西偏為祠祠成議者
又謂文莊公制得謚木主既以官謚列書文惠公
以方伯老謚未得請書止如其官慮伯仲不稱無

以示嚴重迺倣文中靖節故事謚稱文惠公自是
公論咸快而二公賢聲益光光布里中矣乙丑秋
文惠公之子慎向與余游因來請余記焉嗚呼二
公行事在名臣錄郡邑志懿懌表表而足徵信異
日搽觚擣翰之臣著為史書名列賢雋之林無疑
也迺茲祠宇倣建示民具瞻洵惟卓犖之才足以
當此即以之訓後人厲風化豈眇小哉余猶記曩
者文惠公守蘇為弟子貢就試公詞色溫溫可念
既晉秩去而菱棠之愛民思繫之迄今事久論定

專祠於鄉棣萼輝映所謂立身之遠圖不朽之盛
美二公誠得之矣語曰虎留皮人留名夫世之履
膺陟華聲權熏灼震疊海內者胡可云紀迺其終
或與物共盡無所表見孰與二公之沒世垂名榮
竟鄉國為久遠哉世有謁祠下者其何能無所繫
於心

鐘鼓樓記

國家設權於蘇之澣墅歲以司農分署者舊矣署
去郡城將二十里前臨通流後迫平壤非有闔閭

翳匝繚垣扞護而堂宇湫隘規制弗備余每道而
南北則輒有概焉豈宦於斯者率傳舍視焉而莫
之省耶抑權務之煩雖省之而未暇計耶抑以勞
費為嫌遂相襲而為舊貫之仍耶夫以瓜代之迅
席未及煖而旋已促駕則勢之未暇誠有然者真
定栢鄉趙公之來視權也始而曰權以弊弛則稅
者漏漏則虧公既而曰途以權壅則行者滯滯則
病旅於是戒津吏申禁約刷廩蠹廢躬則晨興而
啟鑰坐閱竟日罔懈關無留舸昔之舳舻紛輳甚

或鱗次櫛比填堵而弗疏者今且蕩若長川焉而
震澤之濱支流旁出或為犴狴之竇者則莫不競
競稟度無敢逸越由是稅者稱平行者稱便公課
登而途旅悅頌聲四溢而公亦委蛇不煩暇則覽
景而紀載采風謠而賦咏油然有餘思焉則又曰
費勤而利博者費不足靳也勞邇而計遠者勞不
足憚也乃稽羨餘廢址勢程工量事為鐘鼓二樓
於署旁下通道而陡植壁於河壩稍倣周官修閭
氏互櫺之制於以節晨昏而表譏察焉署堂之後

則為自公樓以壯屏倚與舊所有閱帆閣相稱蓋
不踰時而工告成余適維舟信宿其下則見署之
前後左右肅然鼎峙而翼張左聞鼓鼙鼙然右聞
鐘鏗鏗然嚴更達曙非復昔之苟簡而規制畧備
矣余方躋公之所為而關之士民施文學輩造余
而言曰公之尹鄒平也其循良之政動為百姓慮
根本恤無彊嘗構聚廬以安宅貧民既報內擢矣
而孜孜觀成者猶弗忍置今茲視權令信惠孚公
職不帝舉矣公行不待改歲而又為地方建此永

圖是公當其勞而貽庥且無窮也是不可以無記
也自公樓給諫湯公記之核矣鐘鼓二樓記何獨
已而公迺辭以事之細也其云何余曰公德弘才
敏邦家之基權特其緒效也樓誠其細事也雖然
畢公以克勤弼亮衛武以洒掃章民單公以道第
危陳孔子以墉完善蒲事有巨細心無内外公之
建茲樓也其有朝考夕序之虔乎其有警媮振聵
之思乎其有聞雞嘯月之感乎其有惜陰待旦之
懷乎公豈謀一身營一時者充是心也他日請共

夙夜以佐宵旰之理使歌興作息樂和金玉而躋
斯世於雍熙端於公有望也茲樓其始兆也記烏
可已耶施文學等以述於公公首肯余言遂次而
登諸石

白茆港新建石閘記

吳之水莫大於震澤其克有庠定則以三江入於
海也禹貢志之矣三江今已湮其二而太倉之有
七浦常熟之有白茆之二港者其口皆瀕於海而
吳諸水所從入若可當二江然其關於水利也甚

大嘉靖初

天子特命大司空率其屬臨白茆濬之費二十餘
萬金江南數郡供之而其工亦役數郡之人歷年
多而港日已湮久議當䟽以其費鉅役衆而聞者
皆相顧逡巡不敢輕動吳之境内坐是數十年中
灾被水旱者常六七頃歲諸上官以諮於邑令張
侯張侯數詣遍視謂其役亦不必求如昔之大濬
徒煩頰舌而坐失事功也則權宜小濬之其深廣
丈尺具顧憲副記中時又有獻計者謂港所由湮

徒以海潮溷進而沙積焉耳今欲圖久遠莫若闢
於海壖時其啟閉以節制之便而欲其闢之固免
於水之衝噬而未易崩也則莫若石潭以麗之便
於是張侯以請于巡撫林公巡按董公溫公巡鹽
麻公兵憲湯公郡守蔡公諸公皆心切利民皆是
之先是並港居民有牟墾於積土之上者張侯弛
其罰而第令計畝補稅為伐石之費其餘則斥邑
帑之羨金而撫院而下亦各發贖金之餘助之三
尹唐侯乃奉檄委羨於其地專志經營二尹夏侯

時往相之而邑士夫經事唐君雅於此留心焉與
張侯議克合因亦延致多所詢訪畫既周詳而唐
侯輩亦殫智畢力勸相多方早作夜思寒暑無間
未幾張侯被徵去而郡貳守龍公金公張公吳公
王公迭臨以董蔡公每於勤勞有旌群心衆力不
懈益奮邑新令許侯繼至又往督之而裨益其所
未及蓋經始於戊辰年之六月凡用銀肆千壹百
肆拾壹兩有奇役工凡伍萬壹千叁拾有奇迄己
巳年之五月而闢告成矣今之蘇松公家之賦強

半仰給主計者每議設官以替之而不知賦出於
田田資於水利水利誠修則田可不蕪而賦可不
虧是以有識者謂宜裁督賦之官而專設官以司
水利可謂知要之論夫古之聖王之治水也即躬
自胼胝亦所不辭而周禮遂人稻人匠人列其官
曰遂曰溝曰洫曰澮曰川辨其制以蓄以防以蕩
以均以舍以瀉備其法盖有以也今之食於民者
號稱民之父母民有當興之利不亟圖之旱則坐
視壤之曷鹵潦則坐視鄉之沮洳蔗藜不可施鉏

艾無所穫而徒叢繭絲於懸磬之室濫鞭械於菜
色之畦其不轉徙與剽殺也者幾希矣而有道仁
人其忍乎哉昔有渠於谷口者而其民歌之曰鄭
國在前白公起後有陂於南陽者而其民歌之曰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斯後也水得所循而不為害
禾藉以溉而饒其生歲挽凶以為豐土化瘠以為
沃士女老稚饑饉之厄鮮罹而公私之需多賴其
頌聲之作夫豈後於谷口南陽之歌者哉往港既
大濬復設有導河之夫導河之艘以防其湮人以

為有衣衾之思其後工直在官每借以他用而所
存者特其名而已河不復導而欲其不湮也難矣
今閘所宜防亦何以異於是吾欲告後來者慎葺
其間而勿使漸圯且凡可利民若茲閘者相繼講
求而嗣興之以弘有濟於蒼生故於許侯之請記
也為不辭而書之

濬白茆塘記

治江南之水之使之顓設也在萬曆初禊而侍御
閩省雲源林公其第一人云江南之水雜滙具區

其入於海也繇吳淞江諸川而吾邑常熟有塘曰
白茆者亦其一云是塘也自余所睹記嘉靖間嘗
一大濬之歲久漸堙而田收不饒頃歲稍稍䟽之
閘於海壩蓋余文甫勒珉而閘以不堅圯矣中丞
海公撫吳忽撥艇臨視銳意仍大濬中作而會公
遷其志未畢今

天子踐阼方與宰相協籌所以利天下者會中丞
凌公䟽請興江南水利謂必以憲臣領治水事而
顓其任乃可以行便宜計久遠而責其成功公時

在南臺敏練毅直輿望咸屬於是廷臣共推轂公
遂簡在 帝心爰有特命重之以 璽書新之以符章而充
是使者自公始矣公既弭節境上則延見諸搢紳
父老講水源委一一中窺則念以為興事後衆必
資於財夫所謂治水者本以利民也民未蒙利而
顧先索財於民乎况民瘵已極即索之必無有乎
縱民不以為厲已也而心乎民者忍乎則與撫院
胡公按院胡公計之先是正供之賦有所謂宗人

府祿糧者民見謂可緩而歲逋以為常緊法宜追
徵可得金三百四十有奇民居並塘年蝕水道而
租匿不入緊法宜追奪可得金二萬一千有奇夫
其追奪者民甘之矣而其追徵者則以歲比大侵
民逋如故而金數不贏公則又與兵道按察使徐
公詳計之適有江上練兵羨金貯之潤州遂携取
八百有奇而輻輳焉財用既庀公則倣周禮救荒
之意募厥無饘者即以工直給而賑之菜色樂趨
畚甞雲舉公躬率其屬蚤夜董督殫神劬形即胼

羸文公集 卷四
一八
胝不辭即奸黠不憚有舟車橈楫之遺風焉凡再
閱月而工遂告成袤凡四十里有奇為丈八千有
奇廣凡十二丈深凡丈有二尺而塘則大通復嘉
靖之舊矣嚴子曰夫天下之事圖之貴豫為之貴
力守之貴恒全此三者則事茂不濟夫江南厥田
惟下下而厥賦則上上者利於水也誠利於水則
惟是為務可矣而司牧者率弁髦視之阡陌之間
蹤且絕焉而遑理溝洫乎職水利者朝非不除而
徒寄空名不覈事實即陂澤細流且莫知股引醜

灌而况其鉅者乎間有奮而任者時迫於官守之
數易而念墮於怨謗之叢興僅粉飾而可觀多些
窳而不確亦其勢然也異時役既就緒猶謂湖海
之交水什泥伍易以淤積嘗置導河之艘導河之
夫使歲導之其後有司迂之而夫也艘也誰何之
者鮮矣今欲圖於豫力於為恒於守自非設顛使
也得乎 廟堂有見哉而簡及於公可不謂得人
哉塘之方濬也會連歲連雨亘數百里水猥溢溢
賴是塘漸泄之如不然者垆野田廬汨漂無論即

闌闌官亭當亦在浸中自是以後水苟不甚濫其
泄滋易歲即旱亦有海水由塘而入可桔槔挹也
爲鹵之原獲旣以腴沮洳之隰免於墊溺將歲之
所收厥可數鍾正賦足供而農粟尚餘公私藉之
水誠利哉夫觀於一塘而他川可知觀於吾一邑
而他州郡可知公之功何其大也公又議復異時
導河之制檄有司每歲於冬春農隙之時役夫乘
艘導之必勤毋得苟應故事即泥水相溷衝激不
填而塘得永通公之功又何其久也蓋昔人有言

微禹吾其魚乎吾今亦云而鄭白諸渠民歌之史
志之千載而下侈為美談江南人德公安知不遂
號稱林塘而傳盛於竹帛間耶公之屬邑尉王儼
邑簿秦湯相吳縣簿任可賢吳江簿李三省奉公
令惟謹各効有勞績而蘇貳守王戾邑令留侯其
賢能較著公謂王戾識見精經畫當謂留侯寬得
衆廉生威特為之剡薦于朝上名尚書而公之知
人善任也哲哉

嚴文靖公集卷之四

履文公集卷之四

公善於出衆凡

聚鳳凰於林於之既成子

賀治於公器之公器其

令計於公器之公器其

高軒於公器之公器其

公善於出衆凡
聚鳳凰於林於之既成子
賀治於公器之公器其
令計於公器之公器其
高軒於公器之公器其



